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再解读

刘文杰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修正了自己之前的观点,将物质生产决定论改为物质生产制约论。之所以只是制约而非决定,在于物质生产或横向或纵向地外在于其他领域,其他领域有自身特殊的规律,只有进入到这些特殊的规律之内物质生产才能发生影响。但由于他用词有一定的随意性,所以对1859年之后文本中论及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地方都应该理解为制约,否则就背离了马克思的根本宗旨。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决定论;制约论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8.04.001

**[中图分类号]** A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8)04-001-04

正是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sup>[1] (P591)</sup>。这个论断简洁明了,但内涵丰富,需要结合马克思的其他著作才能把握它的实质,可以说所有其他的著作都是该论断的注脚。在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后,笔者认为虽然已有很多解读了,但还是有必要对这句话和整个序言再解读。

## 一、“制约论”是对“决定论”的修正

提请注意,马克思这里用的是“制约”一词,但之前他用“决定”一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说:“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sup>[2] (P80)</sup>。对于这个“决定”不可理解为前因后果,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同一著作中指出,不应把物质生产、新需要的生产、人口生产看作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称之为三个“因素”。他认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sup>[3] (P532)</sup>。物质生产和人类繁殖既然同时存在,没有时间上的先后,那二者就不是休谟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物质生产与人口繁衍这种社会生活就并非因果关联性,而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所以,马克思的“决定”其实是说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产的状况“一致”,他表述得很清楚:“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

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sup>[3] (P520)</sup>。同理,马克思说宏观上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意味着社会状况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致。

随后的事实与理论研究表明“一致”的这个说法存在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生活决定意识,《哲学的贫困》对此有过解释:“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关系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sup>[3] (P603)</sup>。这意味着人的价值观念与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具有一致性,处在什么阶级就具有那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观点随后不久就受到检验,1848年2月法国发生革命,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1852年他称帝改制,马克思为此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该书中他以小资产阶级为例谈到了出身与价值观的背离,“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sup>[1] (P501)</sup>。非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可能陷在小资产阶级的视野中而与本阶级的视域发生错位,反过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

**[投稿日期]** 2018-09-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8ZDA0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编号:11JZD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文杰(1976-),男,山东高密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者可能具有非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样，个体的精神生活与自身物质生产条件可以不一致。同样，宏观的社会意识领域中也存在这种现象，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sup>[4] (P34)</sup>。这里马克思最后的半句话表述得有些拗口，很不通俗，其实就是后来恩格斯所说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sup>[5] (P599)</sup>。

正因为存在着不一致，所以马克思从决定论后退一步，转变为制约论。搞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才能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句话“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里的“决定”还是要理解为“制约”，只有在把握了其文本的整体精神之后才能确定他单个词语的真实含义。

## 二、其他领域与物质生产为何存在不一致？

现在我们追问：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产的状况为何存在着不一致？这需要从头开始层层递进予以探讨。

不再采集而是生产生活资料，人类就开始与动物区别开来。最初，人只有物质生产、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三类活动，这三类活动同时并存，后两类活动不是物质生产衍生出来的。此后，这三类活动又慢慢地衍生出意识、语言、巫术、艺术等等。有些是物质生产独自衍生出来的，如劳动号子；有些是后两种活动衍生出来的，如血亲禁忌；有些则是这三类活动共同衍生出来的，或者说这三类活动都有贡献，如“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sup>[3] (P533)</sup>。这样的话，物质生产就在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以及二者的衍生物之外，物质生产有自身的规律，后者们也各有自己的规律，物质生产只能以自己的产物——物质资料为中介进入后者。物质生产的衍生物以及它与自身生命生产、他人生命生产共同衍生出来的事物可视为物质生产的高阶子系统，在不违背物质生产规律的前提下有着更特殊的规律，就像胎儿有着与母亲不尽相同的生命规律一样，正如恩格斯所言：“货币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sup>[5] (P595)</sup>。如此一来，物质生产其实也是外在于它们，只有进入到它们本身那个更特殊的规律才能对它们发挥作用，若进入不了则无法产

生影响。

总之，物质生产或横向或纵向地外在于其他领域，这正是其他领域与物质生产存在不一致的原因。生产力越高，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二者是无限的正比关系；创造的物质资料越多，社会的财富也越多，这也是一个无限的正比关系。但对于横向外在的领域，物质资料仅作为要素条件发挥作用，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条件仅仅是作为相对与事情相关的，但是作为‘前提’东西，它是作为自为的，既是偶然的、外在的状况，这种状况无顾及事情而实存着。……条件是被动的，作为质料被运用于事情，因此也就具有事情内容的意义”<sup>[6] (P107-108)</sup>。众所周知，具体事情对要素的需求是有限度的，若没有限度的话，具体事情会无限增长吞噬整个宇宙，这就与“具体事物”这个概念矛盾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例如人的生长发育需要一定的营养，满足了这个额度即可，即便进食能超过定额的10倍也不会获得10倍的身高。所以，当生产出的物质资料超过这些横向外在的领域所需要的额度后，原先的正比关系就消解了，就会出现不一致。对于纵向外在的领域，只执著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而不进入这些更具体的领域，这些领域不会进展。还以精神领域的发展为例，马克思说“在科学中‘单个人’能完成普遍事务，而且普遍事务也始终是由单个人完成的。但是，普遍事务只有当它不是单个人的事务而是社会的事务时，才能成为真正的普遍事务”<sup>[7] (P82)</sup>。艺术创作、科学理论、哲学体系都是个人完成的，但以占有全社会的经验事实为基础，在物质生产中获得直接经验最多的人未必是占有经验最充分、最全面的人，因为人可以借助间接经验，如“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sup>[5] (P599)</sup>。所以创作劳动号子的未必是那个劳作最多、最好的人；同理，物质生产相对落后但更深入这些具体领域的国家能在这些领域超过那些物质生产相对先进的国家；也正因为间接经验，才会出现前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谈过的个人的价值观与自己的出身错位的现象。

至于物质生产领域自身的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也并非前因后果而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sup>[3] (P724)</sup>。那生产力其实也是外在于生产关系，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说：“劳动活动就无需他人在场，尽管一个在完全孤立的世界里劳动的人按照最明显

的字面意义并不是人,而是动物化劳动者”<sup>[8] (P18)</sup>。所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也仅仅是制约,而非决定;生产关系只要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即可,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物质生产领域自身之内谈及的不多,所以我们就不再深入物质生产领域之内,而聚焦于物质生产与其他领域的关系,但可以肯定,我们的这个分析同样也适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

### 三、“制约”二字的真正内涵

既然物质生产与其他领域并非前因后果,而且并非始终成正比例,在此情形下对马克思的这个“制约”二字该如何理解?在这里我们以马解马,用马克思自己的言语予以解析。

首先,在零极限处其他领域才与物质生产绝对一致。前面说物质生产通过物质资料对横向外在领域发生作用,其实对纵向外在领域也有这种要素作用,生活资料缺乏营养不良会损害主体的思维能力、语言能力,从而削弱甚至扼杀这些领域的发展,可见物质生产对所有的其他领域都有作用;极限处就是物质生产=0 所有其他领域都必然也=0,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sup>[5] (P289)</sup>。对于个体来说,在物质生产不足、身体营养匮乏的状态下,其他领域就与物质生产的状况成正比,二者具有一致性,此时可以说物质生产具有“决定”作用,只有当生活资料富余之后,“决定”才转变为“制约”。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即使许多人处于匮乏状态,但艺术、哲学的创作者未必处于匮乏状态,通过交往汲取他人经验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深邃的学说;所以与同时代物质生产先进的氏族、种族、民族、国家相比,落后者能创造出璀璨的文化,不但超越了前者甚至成为历史上不可超越的巅峰;所以对社会而言,向来就不存在物质生产“决定论”,只有“制约论”。综合上述个体与社会的情形,可以说只有在零极限处其他领域才与物质生产绝对一致。

其次,对制约作用需作质与量的双重考量。我们说其他领域与物质生产的状况存在不一致,物质生产落后的可以在其他领域领先,这是以物质生产方式同质为前提。金朝的物质生产和文化都不如宋朝,但军事实力超过宋朝;之所以这样,在于金朝和宋朝皆处于封建生产方式,物质生产只有量的差别,在生产方式上并没有区别,量上的落后能够弥

补是以质的不落后为前提。如果生产方式存在质的差别,生产方式落后者就难以在其他领域超越生产方式先进者,如大清朝的君主专制逊于西方的民主法制(因为在后者中民众享有更多的自由),科学知识也落后,冷兵器自然难敌八国联军的毛瑟步枪。但这一点在艺术上有不同的表现,一种艺术形式在某一生产方式下达到巅峰后,在以后更高的生产方式下就没落了,会有新的艺术形式兴盛,如先秦散文被两汉的赋取代,话剧被影视取代,“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sup>[4] (P34)</sup>,生产方式的提升对艺术的促进不表现为一种艺术形式纵向地持续进展而表现为艺术形式的转换,这和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随生产方式转换一样,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没落就变成腐朽,但没落的艺术形式在其巅峰时代取得的成就具有永恒的魅力,直到现在依然能给予我们美的享受。

最后,物质生产对社会的制约是归根结底的。这一点表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就是前面说过的停止物质生产则人类的一切都要消亡。第二个层次是物质条件对超越性的拖累。人与动物不同,具有意识,而“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sup>[3] (P576)</sup>。因此人可以提前知道事物未来的发展变化与最终命运,哈雷准确预言了彗星的回归便是最好的证明。在社会领域也是如此,就如恩格斯所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制度改变的必然性”<sup>[9] (P355)</sup>。但仅靠思想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社会规律的运行需要物质条件,正如人的生存需要食物。因此,即便我们预先认识到这种必然性,甚至向往和期盼这种必然性,但只要条件不够,这个必然性就无法到来,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阻滞的绊脚石,所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1] (P592)</sup>。即使因偶然契机暂时的超越现实,也必然返折回来,如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和中国20世纪50—60年代取消市场经济的碰壁,都体现了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归根结底的制约作用。第三个层次就是物质生产设定非物质生产对物质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物质生产对其他领域发生作用,其他领域对物质生产具有反作用,因为所有对人这个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的

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制约”二字意味着物质生产对其他领域并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也有可能是其他领域对物质生产占据主导地位，但之所以这样还是由物质生产的状况造成的，“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sup>[10] (P100)</sup>。就是说正是物质生产自己导致物质生产不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物质生产具有归根结底的制约作用的一个体现。

对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制约论，就应该从上述三个方面予以理解。

#### 四、结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确立了物质生产制约论，所以当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随后的70年代（19世纪一笔者注）强调经济决定论时，马克思就此对拉法格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马克思用词有一定的随意性，所以对1859年之后文本中论及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地方都应该理解为制约，否则就背离了他的根本宗旨。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 黑格尔.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 [M]. 薛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8] 汉娜·阿伦特. 人的条件 [M]. 竺乾威, 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陶爱新]

##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face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IU Wen-jie

(Marxism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eface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1859, Marx revised his previous view and changed the determinism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restriction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he reason for restriction rather than determinism lies in material production or horizontal or vertical facet in other areas, other areas have their own special laws. Only when stepping into these special law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can such theory have an impact. However, because of the arbitrariness of his use of words,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economy in the text after 1859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constraints, otherwise it would deviate from Marx's initial purpose.

**Key word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reface; determinism; restrictive theory